



安静的哨所

C·季柯夫斯基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安静的哨所

C·季柯夫斯基 著

北 京 編 譯 社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5 8. 4

內 容 介 紹

本書是苏联著名的軍事記者兼小說家 C·季柯夫斯基的短篇小說選集。全書共計20篇，絕大部分都是作者根据真实情况写成的。其中有肅奸反特的故事，描写苏联边防部队、游击队和农民怎样用各种方法与破坏分子、外国武装干涉者、白卫分子等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也有描写苏維埃人热爱劳动的崇高品質和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設中的偉大成就的故事。文字生动活潑，独具风格。

安 靜 的 哨 所

C·季柯夫斯基 著

北 京 編 譯 社 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經 安 印 刷 厂 印 刷、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总 25 文 20开本787×1092 1/32 印張5¹⁴/₁₆

1957年10月第1版1958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數158,000 印數24501—34,500冊

定 价 (6) 0.50元

目 录

安靜的哨所	1
安娜島	5
矿山游击队	11
哨長	26
警犬	36
追踪	44
游击队员薩符什卡的故事	50
算术	57
彼得·阿揚卡去作客	63
漁妇	69
耶戈爾·茨岡柯夫	75
漁图	99
战斗	105
温泉	112
小鉄箱	120
小人喇叭	127
烟囱	137
囚籠	144
梅子夫人	152
夏伯阳的馬刀	173

安 靜 的 哨 所

在烏苏里大森林的受过风害的树木中間，在那些被火燒焦的樹樁和高聳云霄的雪松中間，馬匹馱着我們，走了三天三夜。那時正是涼秋九月。谷風习习，寒意侵人。寂寞无声的雨点，打在树枝上，滴落下来。在幽黯的溪水里，已經翻滾着一些楓树的叶子。

我們給森林肅反部队运来了紅色普列斯尼亞区的礼物：毛衣，烟草，最近出版的書刊，檸檬酸和弦乐器。天气真冷。我們蜷縮在高高的馬鞍上，一声不响。我們的响导是一位臉上長着麻子，嗓音尖細，在这里呆过多年的战士。只有他兴致勃勃，象只鸛鳥一样；他跟馬也說話，模仿着鹿鳴，甚至还学野鷄格格の叫声。

第四天傍晚，我們看見了炊烟。一柱淡藍色的炊烟飄落在潮潤的山丘上。一只狗在孤單地叫着，听起来好象狼在嗥嚎一样。

我們的响导踩着馬蹬，站了起来。挂在他腰帶上的那两个小鉄苹果——密尔司手榴彈，互相碰了一下。

“咱們的战士们正在浴室升火洗澡呢。”他一面掩紧了外套的衣襟，一面肯定地說。

果然不錯：在一个大哨所旁边的那間狹小的浴室頂上，正吐着烟。滿身冒着热汽的哨長，亲自出来迎接我們的馬帮。

“洗完澡再談，”他匆匆地和我們一面握手，一面說，“肥皂在更衣室里……水只管用，有的是。”

哨所的战士们已經洗完澡，一个个笑哈哈地，熙熙攘攘地跑进了更衣室。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光光的头，用纖維擦子擦紅了的后背和在地板上滑动着的寬闊而白淨的脚掌。

狹窄的浴室里，只有一个滿身抹上肥皂的战士，坐在水桶旁边。他把手在水桶里涮了涮，然后和我握一下手說：“我叫費多尔·赫里

申可夫，一个老战士。”

“我們爬上吊板，交談起來。費多爾·赫里申可夫向我問到莫斯科的柏油路和天文儀的情況。我們談到“銀谷”和走私者。後來，我們又轉過話題談到白匪。

“我們的防哨很安靜，”赫里申可夫說道，“並且非常安靜。在整整十天內，我們沒有放過一槍。白匪在哪里呢？他們在卡爾普亭山谷後面……”

“嗯，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赫里申可夫想了一想。

“曾經有一個防哨，有一個炊事員……”他要說不說地開始了。

“是共青團員么？”

“誰，我嗎？”

“不，那個炊事員。”

“從1925年3月起……有一個防哨……好吧，既然要講，還是從頭來吧。”

他把水桶提到上邊的吊板上。當我們用熱水擦着兩肋的時候，他給我們講了一個五分鐘的很短很短的故事。

“去年，倒是有過一股小匪。他們有十五支毛瑟槍。這股土匪叫做馬依沃洛夫匪幫。匪首馬依沃洛夫是沙皇軍隊的一個團長。也許，您在部隊時看見過他的照片吧？他的樣子很象個醫生：胖胖的，戴着一副夾鼻眼鏡。兩頰有受過火藥的燒傷，因為有一次，他的卡賓槍管爆炸了。這是一股頑匪。全部匪徒，都是卡別里爾^①的余黨。他們全都穿着從哈爾濱搞來的雙層綢緞衣，這種土匪的服裝是任何寒風都打不透的。

“……五月一來，馬依沃洛夫就在丘陵的綠林中出現了。首先是布瓊尼集體農莊的兩位同志騎着馬跑來了。他們來報告說，三匹馬給

①卡別里爾是內戰時期白衛軍的將軍之一，另一個叫謝米諾夫，本書後面將提到他。——譯者。

匪徒們赶走了。我們的防哨跟这股小匪周旋了三个月。他們剛一露头，我們馬上就追去，可是一轉眼間，就不見影儿了。只見空彈壳撒滿一地。叶罗欣的一只手被匪徒的毛瑟枪打穿了，由于匪徒的騷扰，我們的哨長連睡觉都不安心了：在夜里，如果他的妻子划燃一根火柴，他馬上就蹦起来去摸手枪。”

“那个炊事員呢？”

赫里申可夫站起来，把水潑到石爐^①上。

“关于那个炊事員，我們最后再来談吧。”他在朦朧的蒸汽中說道。

“有一次，哨長取下電話听筒，想跟要塞司令談話。但是電話局沒有人回答，電話里一点声音也沒有，好象電話錢被切断了似的。头天晚上下过一場暴风雨，刮倒了五株樹树。哨長查看了一下電話机，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檢查綫路。时鐘已打过十点，战士們开始脫下長靴，准备睡觉了。哨長回到自己房里，开始繪制图表，因为他在函授机械專門学校学习，已經是第三年了。

“大家都扣上了門，熄了灯，开始入睡了。只有那个炊事員，因为晚上喝茶过多，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他决定出去小解。新月正好照着台阶，炊事員出来一瞧，心里很高兴：‘月光这样明亮，明天一定不会下雨。’

他剛一走下台阶，突然有什么东西輕輕碰到他的胸口，好象給手指戳了一下似的。

“炊事員一瞧，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台阶前面站着一个人穿短皮襖的人，手里端着卡宾枪，枪口的准星已頂到他的胸口，正好在乳头上边一点的地方。当他剛一想到是馬依沃洛夫时，那人低声說：‘不准作声！……作声就打死你！’

“这声低語，完全赶走了炊事員的睡意。夜色变得象白天一样明亮了。他一看，营房已經被人包圍，馬厰門大敞着，馬匹被牽出来了，并且都已配上鞍套。窗口外边的匪徒們，手里拿着干草把。屋角那边，

①爐上有一石板，燒热后澆上水，利用蒸汽沐浴。——譯者。

匪徒們在吹着火，麻屑已經燃燒起來了。值班員躺在馬廐旁邊，不知道他是被打死了呢？還是口里被塞上了什麼東西？

“馬依沃洛夫的陰謀是很簡單的：先燒營房，然後從左邊一個個地來襲擊整個哨所。

只要喊叫一聲，就可以粉碎匪徒們的全部陰謀。匪首用卡賓槍頂着炊事員的胸口，又低聲說：‘過來……別作聲……不打你。我馬依沃洛夫說話算話。不准作聲！作聲就叫你見閻王！’

“馬依沃洛夫一切都算得准，但是這次却失算了。原來炊事員是個共青团員，1925年3月入的團。他瞧了匪首一眼，突然喊叫起來……”

更衣室的門敞開了。

蒸汽翻卷着，往長凳底下滾去。門口出現了一位戰士，手里拿着一把小梳子。

“赫里申可夫！……哨長命令你熱一熱獸肉，有多少就熱多少！”那戰士大聲喊道。

“是！就去熱！”赫里申可夫回答說。

他擎起樹木桶，一邊哈哈笑着，一邊往肩頭上澆冷水。一團團的泡沫從身上冲到地板上。我們看見赫里申可夫的胸前有一道三寸大小的傷痕。在乳頭上邊一點的地方，有一塊白蠟色的小疤痕。我們彼此望了一眼。

“你喊了聲什麼，費嘉？”

赫里申可夫彎下頭去，瞧了瞧自己的胸口，笑起來了。

“我也記不得了，”他一面用他那短短的手指擦干頭髮，一面說。“好象是喊了聲‘拔槍！’……”哨長替他說出其餘的話……他首先向窗外扔出了手榴彈。

赫里申可夫放下水桶，有力地揮動着兩隻手，跑去穿衣服去了。

（白彥譯）

安 娜 島

請看这儿的彈痕……圓木牆上兩粒，地板上一粒，虽然加了一层漆，但是还可以看得出。

从前，这儿风刮得很厉害，一刮风，屋里灯都点不住。我們用乱麻堵上了这些窟窿，又用树脂封上。現在，这儿是我們极地冬营的仓库了。

是的，諾沃塞洛夫曾在这儿住过。我們找出了他当年的軍帽，他的30×30口径的温切斯特毛瑟枪，板机已經坏了，还有1915年的“俄罗斯太阳”杂志。

在那些年代里，这个島上还荒凉得很。你想：一間盖着鋅皮的小屋子，几根柱子撑起来的小仓库，生鏽的风标吱吱呀呀地叫着，代替了蟋蟀的鳴声。現在建起磁亭的那块地方，原来挂着一口銅鐘——这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長的礼物。鐘送来时还附有一道命令呢：“大霧时，不断敲鐘，通知来往船只。”

就在这間僻陋的原本造的小屋子里，无錢电报員諾沃塞洛夫下士和喀山大学一个沒毕业的学生沃依柴霍夫斯基兩個人住了七年多。

沃依柴霍夫斯基在罐子里醋漬小海蝦，尝试水的咸度，他把毕业論文寄往彼得堡或喀山去了。諾沃塞洛夫与陆地保持着联系，島上的收报机收到了一些奇怪的陌生的字句：什么指令，苏維埃代、革委、粮委、割讓、联邦、政委……等新名詞。他們不曉得，他們主管当局所在的城市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午饭后，諾沃塞洛夫一面喝着混濁的橡实咖啡咽送着干面包，一面对那沉默寡言的沃依柴霍夫斯基逗話。

“好吧，联邦就联邦吧，”他寻思着說道，“只是俄罗斯又怎么办呢？……沃依柴霍夫斯基……这怎么去理解呢？”

“我看你还是不去理解的好，”沃依柴霍夫斯基皱着眉头回答说，“社会的激变多半不合理，一般是不可理解的……”

他坐在那儿，面色黄黄的，好久没有刮脸了。一条长毛巾包着头，像个村妇。不住用肮脏的手指去摸他那坏牙齿。

陆地离岛很远，沃依柴霍夫斯基牙床发白，并且有点肿了。但他却毫不在意……

英国干涉者发动攻势的前三个月，诺沃塞洛夫搭了挪威水文地理调查队的专船来到城里。有人说，他到革命委员会和新政权办交涉以前，在大街上踟蹰了很久，仔细地观察一切，并且向人们询问了各种情况。

诺沃塞洛夫出生于巴拉宾斯克草原，是个慢性子，有坚定见解的人。苏维埃政权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本来还无力照顾到北极冬营，可是人们还是盛意地接待了诺沃塞洛夫。革命委员会答应给他建造新房子，给他送新狗龕，当时就发给他一件短皮襖，一箱子烟和一双兵士穿的足球鞋。还有人热情地跟他谈到气象报告对共和国特别重要。不过，最感动这位无线电报员的还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司令员叶连明柯签名的那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道：安娜岛的土地和岛上的全部建筑物、无线电站、科学仪器以及其他一切共和国的财产，全部委托格黎高里·伊凡诺维奇·诺沃塞洛夫“个人负责”。

……一艘运送部队到格鲁波克港的扫雷艇，把诺沃塞洛夫带回了安娜岛，我们这位站长马上就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每周向陆地上发出两次冗长的电报，每次的字数比百货公司出纳员每天结账的数字还要多些。我那时正在叶连明柯部队里当通讯员。我还记得，司令部里的人员每逢读到安娜岛站长的那些奇妙的报导时，没有一个人不笑的。报导里满是空气温度和湿度的符号、降雨量、风力、水的咸度和密度的测定，还有些我们无线电报员看不懂的东西。

大陆上，可以说没有什么人记得起诺沃塞洛夫这位极地冬营者了。本来嘛，因为人们连豆饼都吃不上，谁还对等温线上这些东西感

到兴趣呢？

安娜島离大陸海岸三百英哩，光禿禿的，象一只手掌，只有兩個古怪的人住在那儿。

虽然如此，諾沃塞洛夫有时候还是用人的言語跟陆地上的人說着話。有一次北綫战事正激烈时，人們把一份电报送給參謀長：“今晨4时，温度11°，島西北角发现一只不知名的属于鴛鴦类的鳥”。电报末尾，安娜島站長要求春天給他送去四桶福尔馬林，好保存用底刺網扑得的小海蝦。这一天，部队每人剛好只剩了兩夾子彈，參謀長又是个姓急而严厉的人，一看到这份电报，就命令回电給諾沃塞洛夫，讓他爱干啥就干啥去。只是因为司令員的阻止，这份电报才沒发出去。司令員叶連明柯是波罗的海的水兵，也不是一个沒有怪脾气的人：不上麻药，他能忍得住胳膊骨折开刀的痛苦，但当一听軍医說到伤寒菌的时候，他却吓得象小孩子似的。他还喜欢講故事。不过，你却不能把他看作一个穿着海軍呢制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对敌人的憎恨是冷酷的，坚定的，象峡谷里的坚冰一样。

然而，問題不在这一点：主要的是只有叶連明柯一个人重視諾沃塞洛夫的情报，他讓文書单独弄一个档案夾子，亲笔在那个夾子上写了“密件，科学情报”的字样，然后讓文書把所有安娜島上来的情报都归到这个档案夾子里。

“喂，快写下来，快写下来。”他常这样說。“这小鬼，……他腦子里也許有什么玩意儿，嗯？”

諾沃塞洛夫拍給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我們的敌方白卫軍团長諾尔庚也收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貴族們是出了名的蠢魚，这位团長正是这么一位沒落的男爵，既愚蠢，又倔强，象一条鰐魚一样。他常常用白卫軍的电报用語对他的部下講話：

“懂嗎？懂了……意思很清楚嘛……照这样去做吧！真見鬼，完了！”

我們部队后来繳获的团部档案中，还保存了一部分发給极地冬营者諾沃塞洛夫的电报。根据这些电报，可以肯定地說，諾尔庚是一个

多麼缺乏幽默感的人。可以想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他並沒有很好地通知安娜島上的無線電報務員，諾爾庚電告諾沃塞洛夫說：

“北方沒有布尔什維克，句點，請立即停止向匪軍發情報”。

回電中却說：

“我只屬於革命委員會，句點，帶肩章的才是匪徒。”①

諾爾庚後來的一些電文，寫得還非常有勁，儘管老是那套陳腔濫調：

“將你撤職，逗點，叛逆就依法判處。”

“叛徒，壞蛋，句點，明年春天絞死你。”

諾沃塞洛夫回電中的語氣，很象當年查波羅什人給土耳其蘇丹王的回信。這是一個從海島到大陸那麼長的句子，其意義正好如民間的名諺所說：

“再高也跳不過你自亡的××。”②

他們這樣的對罵，整整繼續了一個月。這是三百英里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決鬥，一方是貴族子弟軍事學校出身的諾爾庚團長，另一方是安娜島上的無線電站長，一個下級軍官，文化程度不高，但卻是一個堅定、真誠、甚至電文中還帶有西伯利亞男子的精細和幽默感的人。

“這兒地方不大，但全是我們的。”受了委屈的諾沃塞洛夫打着報復說。“明年春天，你們來吧，我們的狗在叫，在磨牙齒，等候吃貴族的臭肉。”

當我們向北方推進，追擊諾爾庚團長的時候，這位站長繼續拍來他那冗長的報導。新年前夕，他代表安娜島上的居民，意外地拍來了一個新年賀電：

“沃依柴霍夫斯基精神錯亂，”諾沃塞諾夫報導說，“他感慨縱

①當時布尔什維克軍隊里的指揮員和兵士都還沒有戴肩章，白匪軍官兵都戴有肩章。——譯者。

②烏克蘭鄉間罵人的土語，原文省略××因太粗俗故譯文中亦以××代替。

树节的寂寞。我尽可能给他治病。”

这次以后，他再没拍电报来。情况有点反常，所以，虽然战事正在激烈的时候，叶連明柯想起了这位好久没来电报的人，于是，拍给他一份电报問道：

“温度怎样？等候报告。”

他来了回电，表示十分抱歉。原来他在巡行全島时，在暴风雪中迷了路，冻坏了手，連报鍵都不能打了。

最后，諾沃塞洛夫对我们真正有用。那是在納哥維采恩將軍的师团对我们发动有名的二月攻势的时候。就在白匪向我们进行正面的全綫攻击的同时，叶連明柯决定从敌后襲击敌人。他間明諾沃塞洛夫，知道了安娜島附近的冰已全都碎解，他就派了兩艘扫雷艇和一艘破冰船“維甲茨号”迂迴到納哥維采恩师团的后方，試想一想，一营人三更半夜登了陸，一枪不响踏进敌人駐扎的村落，該使敌人受到多大的损失！就在这天夜里，白匪死伤一百五十人。諾尔庚团长正在浴室里洗澡，急忙中抓了一件短皮襖，往水淋淋的身上一披，坐上狗撬，一口气跑了二十公里。后来还是英国巡邏队把他接走的，好象冻透了的刺魚一样，他們把他放在浴室的热水盆里。

这次兜风以后，諾尔庚团长拍給諾沃塞洛夫一个电报：

“坏蛋，句点，战地法庭依法缺席判你死刑。”

他立刻得到了回答：

“幸蒙垂爱，句点，請以乐队送葬。”

三月里，諾沃塞洛夫要求我們遇有机会首先送些大葱去。显然島上已經发生坏血病。可是他哪儿知道，苏联的第一艘船只，只是在五年以后才能駛到該島去。

一个月后，他簡短地报导說，他本人行路已很艰难，唯一的冬营伙伴——大学生沃依柴霍夫斯基已死，葬于安娜島东北角，离島岬兩英哩的地方，坟墓是諾沃塞洛夫用斧子慢慢挖掘的。他是一个精細而关心別人的人。

……現在，受外来电波干扰，跟大陸通电报也很困难了。先前，

島的上空安靜得象冬天的田野一樣。諾沃塞洛夫能在島上聽到些什麼呢？阿爾漢格爾斯克是一定能聽到的，也許還能聽到挪威和德國發出的電報，而最容易收到的，是輪船上要煤、遇着冰山和要淡水的呼救電報，還有英國驅逐艦上的電報密碼，尉官們賀生日的電報。當時，天空中還聽不到人的聲音。

四月里，諾沃塞洛夫已經不能起床了。我可以想象得到，一個人在孤島上拖着兩條沉重的腿，牙床也爛了，還要同諾爾庚團長對罵，該多難吧。

他不是由於壞血病而死的，而是在春天里，布雷艇“別都威號”駛到這兒來了，艦橋上站着一個軍官。很显然，當諾沃塞洛夫看見白匪的時候，還有力量來得及打壞收發報機和電源……

……在這兒，在窗子旁邊，擺着他的床，兩顆子彈打在牆上，一顆打在地板上。對於一個患壞血病的人，這就夠受的了。

敵人把他的東西全部拿走了：他的屍體、書籍、收發報機、狗糧，罐頭和靴子。

我不知道，外表上他是什麼樣子，留胡子的還是淨光的臉兒，年老還是年輕。他的電報是詳實可靠的。在他拍給諾爾庚團長的電報中，充滿着一個見聞很廣的人的尊嚴和憤怒。

我們的水文學家維娜·米哈伊諾夫娜畫的不錯，她把諾沃塞洛夫畫得象克連克爾一樣：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額骨高聳，穿着一件短皮外衣和一雙熊皮靴子。他旁邊是一台“КВБ—4”型收發報機。收發報機畫得不够真實，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真空管呢。但這無關緊要，主要的是眼睛顯露出了一種真誠并稍帶威嚴的神氣，活生生地畫出了一個真實的諾沃塞洛夫。

我們常在談話中回憶起這位安娜島上的無線電報員來。

每年5月22日，我們全體冬營者集合在這小廣場上，降下半旗，放禮炮向死者致哀。我們永遠紀念着我們的第一個站長——諾沃塞洛夫。

（白彥譯）

矿 山 游 击 队

里希查的队伍上山以后，游击队与矿山的联络工作只有沙伏卡一人担任。

苏昌煤矿的矿工们不是全都能在黎明出发，黄昏就能到达那间用树枝树皮搭成的孤伶伶的猎棚。沙伏卡却总是在日落以前就能到达里希查那儿。他皮肤黝黑，一身腱子肉，身强力壮，仿佛生来就是专为在海滨大森林中行军似的。他额发蓬松，性子倔强，健步如飞，活象一只野山羊。他熟悉山中路径，绝不次于他熟悉作过三年运煤工人的矿井。

母亲一面缝补着被荆棘挂破了的粗布裤子，嘴里一面没完没了地嘟囔着沙伏卡。真是个浪荡子！到处乱跑！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老的刚从前线回来，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中了芥子毒瓦斯还没好好修养过来，马上又打仗去了。现在，正驰骋在买卖城一带的草原上，跟一个叫做什么温特尔或格尔曼的德国男爵在打仗。老的是一个青筋暴露，顽强得象魔鬼似的家伙。现在，这小子也要走这条道！他把一把生锈的龙骑兵马刀——奥地利造的短剑和一个瓶子似的手榴弹藏在炉子底下，以为谁都看不见。哪知道母亲害怕手榴弹会爆炸，每星期六都偷偷地往它上边浇水呢。

在母亲瞅见沙伏卡又黑又瘦，每天夜里一回来后就象饿狼似的，看见冰冷的豆粥，恨不得一下子就都吞进去的时候，她真不禁要大声哭起来。

十七岁的人了，谁还听母亲的那种嘟囔，何况沙伏卡很少在家里。沙伏卡已把自己，从煤黑的脸儿到脚下的长统破胶靴整个献给共青团，献给部队和森林了。

水兵里希查的游击队，转战在矿山附近已经一年多了，一方面要给予日本干涉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避免残酷的战

斗。到山下来活动，过久一点就会出危险，因为半数以上的战士没有马匹，干涉者们已经悬赏五千日元在收买里希查的脑袋。

游击队全是些横遭荼毒和受尽苦难的人们：有从灾难中逃来东方的阿穆尔河一带的农民、苏昌煤矿的矿工、海参威的码头工人、渔民、水兵和从西察山谷里来的土著猎人。这些人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但是缺乏武器。指挥他们的就是里希查，海参威舰队中一个老练的、镶有金牙的水雷手。里希查是游击队的珍宝；他什么都会：布雷、用蕁麻煮汤、用矿泉水瓶子做炸弹、甚至还会把胀大了的枪筒缩小。当他用西伯利亚俄罗斯人的口音说话，以及学堪察加人说土话的时候，人们的笑声简直就要震塌那所破陋的狩猎棚子。

如果没有里希查，没有他那无拘无束的谈笑，没有他那水兵式的坚强手腕，大家恐怕是难以熬过那饥寒交迫的冬天，思亲想友，万虑叢生，一哄而散是太可能了。但是，同他在一起，人们没有屈服。他们住在山上用树皮搭成的棚子里，虱子到处爬，烟熏火燎。他们拿桦树叶子当烟抽，他们耐心地等着，等着春天雾季的终结……

沙伏卡很久就想离开矿山住到游击队里去。在外国干涉者统治下的矿山是半死不活的。不错，抽水机还在响，路堤上还有运煤车在蠕动，但停在站上的列车都是空空的。矿工们要把著名的苏昌煤保存起来，以待美好的时期到来。

下到凄凉的矿井里，听水的滴答声，听支架下陷的嘎嘎声，多么无聊。这哪里比得上住在山上狩猎棚里，在里希查的游击队里，跟日本干涉者来上几个回合呢……沙伏卡的朋友们——热情的小安德烈伊卡，谨慎小心、沉默寡言的罗马斯，还有别的运煤工人和石工，都这样想着。只是由于共青团委员会的命令：“共青团员应该留在矿上，等候进攻，排水不出煤。”把这些青年人阻止住了。

沙伏卡暗自想搞“真正的”游击队工作。他想：只要给他一挺“马克辛”机枪，或者顶不济给他一挺“索西”，他就可以显一显苏昌煤矿运煤工人有多大本领了！然而让他干的完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象割断煤矿办公室的旧艾氏电话线啦，搞五俄尺引火钱啦，探明

炮兵軍火庫哨兵換班的時間啦，站在遠處，數一數日本軍用車上有几节暖車啦（運兵車——譯者）。

沙伏卡好几次从游击队帶回矿山来的是写滿数字的奇怪的条子。收件人是矿上鐵路轉轍員，一个藍眼睛、禿頂、老老实实的老头子。他总是在菜园子里揚水，用木片在細高的茄秧周圍松土，澆生菜或用耙子平那本来很平的菜畦。

显然，这个轉轍員知道不少的事情，可是沙伏卡只听他說过一般老年人全知道的天气呀，蜜蜂呀之类的话，此外再没听他說过别的什么。对这种情况，聯絡員感到奇怪和不满。他把帶來的条子交給老头之后，几次想同老头儿談談比西葫蘆和所謂真正的康拉托普香瓜①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部队又捉住兩個卡別里尔匪徒。”沙伏卡随便地說。“一个是普通兵，另一个是帶兩道杠肩章的中士……仗打得还不坏哩。”

老头子耐心地听他講，但是并沒有一点好奇的样子，只是鼻子里哼呀哼的——不是打噴嚏，就是打算笑笑。

“里希查又到城里买雷管去了……你們这儿有什么消息？”

“我們这儿嗎？”老头子一面說，一面划根火柴把条子燒了，“我們这儿，老弟，黃瓜長出了第三片叶子……小蘿卜該起了，叶子全萎了，……可見它的季节已經完了……”

“我說的是組織怎么样？”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菩提花盛开，香的簡直透不过气来。这下可猜准了：兩個新蜂箱已經裝好。咱們沏点茶喝喝吧？小伙子，你爱喝什么——菩提茶还是花茶？”

說話时，老头子的眼神是那么平淡，使得沙伏卡完全消失了繼續同他进行正式的“游击式”的談話的兴致。

只有一次，沙伏卡在院里棚子下踏了一陣以后，对老头子說：大桶里的手榴彈是从海参威搞来的。这时候，老头子收起笑容，掩好了

①康拉托普是俄国城市名，附近产香瓜有名。——譯者。